

朱子大全集

第三
函
八
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馮作肅

所論兩條如叔京兄所論孔子非沮子貢乃勉其進此意甚善而作肅所疑亦有不得不疑者但此章自不必別爲之說但看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熹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卽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更白叔京兄質其可否復

以見論幸甚又所引與點爲證恐聖人與點之意不止如此亦可并商量也

答馮作肅

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喻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馮作肅

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爲仁智之效而言猶

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爲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以伊尹爲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卽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爲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己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二南乃天子諸侯燕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所以風天下也然

隨事自有正樂者則兼及之

如燕禮自有鹿鳴等詩

無正樂者則專用之

如鄉飲酒別無詩也

恐是如此然亦未及考也

可欲之善與繼善之善同有諸己之信與成之者性理雖一而

所施則異當更深察之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嵩卿論者今議其得失於

此嵩卿云理卽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

程子亦云性卽理也今見遺書二十二上

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

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

語亦有病但下云理不

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

爲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

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

分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云

情本於性故與性爲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爲之統

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

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爲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

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之失矣

答連嵩卿

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色卽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卽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以此

物許人之類

集解不用此義

盡心以見處而言盡性以行處而言

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

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以道左爲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疏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脩道以仁胡子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

功用妙用之說來論得之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
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
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
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
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
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棄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
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
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
般玄妙道理雖若澆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
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
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
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

必有說却以見喻

答連嵩卿

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多聞何以謂之師夫賢有小大記曰
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至於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之
大畜故可以爲師

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但若只如此理會則與王氏新經何
異恐不必深致意也下段春秋補助之說放此

配義與道而不言仁充塞天地之間則仁在其中矣孟子言
氣主於集義故也

更熟看上下文子細思索不可只如此草草說過

樂正子有諸已之謂信與反身而誠則能動人也如何信有
諸已誠則能動人也

信與誠大槩相似但反身而誠所指處地位稍高亦未論能動人否也

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特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屑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鼓瑟之義同

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旣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爲正

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

桓公不足以有爲民不免左衽管仲之不死得爲仁乎或以爲管仲自信其才雖不遇而仲之仁自若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爲仁人也若其無功又何得爲仁乎

答連嵩卿

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

敬不如恭之安

鬼神馮依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此莫只是誠之不可揜感而遂通之意否

鬼神馮依之說大槩固然然先生蓋難言之亦不可不識其意也

窮神則無易矣

此言人能窮神則易之道在我矣豈復別有易哉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乾是自然而然坤便有用力處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智崇禮卑之意蓋學者其知要高明其行須切近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竊謂言忠信行篤敬所主者誠敬而已所主者既誠敬則所見者亦此理而無妄矣故坐必如尸立必如齊此理未嘗不在前也

二說皆善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仁與禮仁與禮果異乎竊謂五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爲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者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

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爲仁由己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乎恐不必引堯舜病諸以爲任重之證也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如所論却費力也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

知化只是知化育之道不必以知爲主但窮神知化存神過化

伊川橫渠說此二義皆不同試考其說當孰從耶

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文就質之意矣

曾子言仁人此義宜此只就孝上說孟子言仁之實義之實則兼孝悌而言程子言此雖只是一理然須分別得出是亦理一

而分殊之意大凡道理皆如此也

此是說遺書第一卷中仁人此一段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己及物仁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推己及物恕也

並行不悖一章甚善此君子所以不謂命也但堯舜孔子爲疏戚之異似未然此各是發明一事皆不以天而廢人者然所謂人者是亦天而已矣此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爲空言竊敬慕焉

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謫矣至於銜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爲害又不但空言而已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

爲學之道憂憂乎難哉

爲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則反見其難耳

穎濱浩然一段未知所去取

反復讀孟子此章則蘇氏之失自見

孟子集解先錄要切處一二事如論養氣之類

孟子集解雖已具藁然尚多所疑無人商榷此二義尤難明豈敢輕爲之說而妄以示人乎來書謂此二義爲甚切處固然然

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自下而高乃得其序今舍七篇而直欲論此是躐等也爲學之序不當如此而來書指顧須索氣象輕肆其病尤大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卽是者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此所謂過猶不及其爲失中一也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